林曼叔

已經記不得是在一個什麼場合認識林曼叔的了——顯然認識他時沒有留下特別深的印象。但自從認識他後，他主編的香港《文學評論》（不是內地的《文學評論》）便源源不斷地寄送過來，再後來一套他主編的《香港文學研究叢書》也陸續寄達——這樣川流不息地寄刊物寄資料，對林曼叔想印象不深都不可能了。

聯繫漸多，對林曼叔的了解也逐步深入。原來他不但是《文學評論》總編輯，還是香港的魯迅研究專家；他不但主撰了境外第一部《中國當代文學史稿》，而且還寫香港文學評論，參編《香港文學大系》甚至寫小說……從文學出版到文學研究，從文學創作到文學史撰寫，林曼叔確是一個文學多面手。

這個「多面手」在香港卻又是個「獨行俠」。他以一己之力編《文學評論》，並在學術道路上踽踽獨行。除了撰寫中國當代文學史，他的《魯迅論稿》和《香港魯迅研究史》視角獨特，論述精當，厚厚一大冊《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》剔抉扒梳，史料珍貴，這些都體現了魯迅研究「香港視野」無可取代的價值，然而他所做的這一切，在香港似乎並不受學界重視，倒是一些內地學者對他的這些成果給予了肯定：古遠清說《中國當代文學史稿》「給後人編大陸當代文學史，提供了參照系」；陳漱渝說他的《魯迅論稿》是在「啃硬骨頭」；凌逾則說《魯迅論稿》和《香港魯迅研究史》拓展了「香港與魯迅」的世界。內地學者的評說，想來給在香港埋頭研究學術的林曼叔不少安慰吧。

「獨行俠」林曼叔在香港是寂寞的。相識後我在內地和香港又數次和他相遇，看他總有點鬱鬱寡歡的樣子。好在林曼叔十分堅毅，不屈不撓，堅持做自己的事，一編就是十年的《文學評論》以及五卷本《林曼叔文集》就是明證。對於香港文學，他一肚子的掌故，可惜這些都還沒來得及整理發表，他就突然離去了，迄今已一年餘。我在想，如果《林曼叔文集》還有一卷是專門談香港文學歷史的，那該多好！

過眼錄　劉俊
逢周二見報

戒電子奶嘴

前幾日有對夫婦帶同一名三歲的兒子來家探訪，因為疫情關係只能在家招呼。每當這位小朋友坐立不安或想攀爬時，丈夫都會立即叫妻子拿部手機出來，或者播卡通片或者玩簡單遊戲。食飯時，這位小朋友更是全程手機陪食，母親全程「餵飼」。

由於是相交多年的好友，最後筆者實在忍不住了，直率地告知不應該倚靠電子奶嘴去安撫，恐怕影響將來成長。這對友人夫婦無奈地表示，自己也知道這種育兒招數不太高明。奈何工作關係，自己也經常機不離手，兒子好奇之下拿來把弄，很難禁止。此外，身邊的年輕夫婦都是如此，一起出去玩耍時，大家都出動電子奶嘴，風氣如此，難獨善其身。況且將來兒子讀小學時，都要智能電話隨身，只是遲早問題。

聽完友人一連串「苦衷」後，筆者不禁搖頭。在疫情下，父母與子女在蝸居「困獸鬥」，無所事事下，大人小朋友都用多了電子奶嘴。

筆者在大學兼教，深知電子奶嘴的禍害，首先是許多學生都不懂得溝通，社交能力極差，其次是缺少耐性，什麼事都要求即時回覆，第三是過於自我，沒有同理心。塑造一個社會的共同性格，當然原因眾多，電子奶嘴相信也難辭其咎。

電子奶嘴仿如糖衣毒藥，雖有片刻鎮靜作用，但用藥的分量愈來愈多。世衛去年發表一項研究，建議兒童每日使用電子熒幕的時間不應超過一小時，睡覺前尤其應該避免使用電子器材耍樂。不少研究都指出，長時間看電子熒幕，不但可能導致兒童近視加深，更可能會令他們腦部發展遲緩。筆者當然知道小朋友很難完全不沾手機、電玩等產品，唯一的悲願是愈遲愈好、愈少愈好。

記得小時候，很喜歡約兩三個頑皮的朋友出街踢足球，偶爾也會搗蛋打架。很懷念以前。真不想我們的下一輩，從小就在電子奶嘴哺育下，在虛擬世界長大。

童眼觀世　梁戴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宵夜江湖裏的酒與故事

如果早餐是一座城市的希望之源，那宵夜就是它的靈魂之光。尤其是在美食之鄉廣州，白天人們就像高速運轉的機器，只有到了夜晚，一頓宵夜入胃，生活才有了暖意。

夜色漸濃，燈牌亮起，人聲鼎沸，老廣們的宵夜江湖拉開帷幕，一場吃貨的戰鬥就這樣開始了。羊城宵夜種類之豐富遠超想像：鑊氣十足的炒河粉、鮮嫩多汁的烤生蠔、薄如蟬翼的生魚片、看起來生滾燙嘴喝起來卻舒服熨帖的各式粥品……上至酒樓食肆，下至街頭巷尾，總有讓你念念不忘的美味佳餚，不知折服了多少挑剔的味蕾。在一個個看似平平無奇的攤位背後，是老廣們珍藏的舌尖記憶，承載了太多的如煙往事。

上世紀90年代初，做餐飲、開夜檔在廣州漸成風氣，當時的大沙頭、海印橋正是海鮮大排檔聚集區，數十家食肆上千張餐枱燈火通明、賓朋滿座，從傍晚五點喧鬧到凌晨四點，成為當時廣州夜市的標誌性場景。炒田螺的排檔最受歡迎，用急火爆炒的田螺，佐以豆豉、蒜頭和紫蘇葉，口感爽脆，鮮香撲鼻。資深食客們覺得用牙籤挖着吃簡直是暴殄天物，地道的吃法是放在嘴裏一嘬，連肉帶汁照單全收，就着啤酒，吹着江風，才是最有腔調的享受。

如今，當年曾經流連田螺檔口的年輕人早已邁入不惑之年，開始了佛系養生修煉，轉戰宵夜據點的大多是九〇後、〇〇後青年。與前浪們不同，他們除了對菜品味道精益求精，更青睞那些有設計感的網紅打卡點。近日在穗開業的「超級文和友」，就以類似香港九龍城寨那般濃烈的魔幻現實主義氛圍，成為小資食客們的新歡。

當然，不管在哪裏開吃，深夜食堂的魅力就在於，那裏藏有許多人的煙火故事，動人的劇情每天都會準時上映。它是最貼心的慰藉，消化着這座城市白天裏所有的情緒。

沒有什麼問題，是一份宵夜解決不了的；如果有的話，那就多吃兩份。幾串烤肉，一杯美酒，熨平生活的皺褶，感受凡人的小確幸。所謂愛恨情愁，就讓它們揉碎在唇齒間，相忘於江湖裏。

十八彎　關爾
逢周二見報

讀書和看戲

清代梁章鉅《浪跡續談》，卷六《看戲》，我（按：作者）同鄉，龔海峰先生，在平涼做官時候，四個兒子都跟着他在學校裏學習。

有一天，客人來訪，龔先生就在家裏開了一場小型音樂酒會招待。四個兒子也一起參加，看到音樂響起，他們都很想看看表演節目。龔先生不失時機地開始教育了：我問你們一個問題，是讀書好呢？還是看戲好？你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。

小兒子想也沒想就說：看戲好。長子對答：自然是讀書好了！老二起來答道：書也要讀，戲也要看。最後一位，老三站起來講：讀書就是看戲，看戲就是讀書！

後來，龔先生四個兒子，老大做了郡丞，老二做了孝廉，老三做了邑侯，老四做了觀察。

讀書好，看戲好，這個話題，拿到現代的大學課堂上，也有得一辯。

小兒子直爽，想怎麼說就怎麼說；老大會揣摩上意，迎合着說話；老二折中，就是騎牆，誰也不得罪，四平八穩；老三能將兩者結合，看出了其中的門道，這樣的人，進步空間最大。

再來解析一下老三的觀點。

讀書就是看戲。書是戲的生活還原。生活有多精彩，書就有多精彩，或者說，經過提煉的書，比生活更精彩。每一本好書，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，千姿百態，恰如一台台精彩的大戲。字的靈魂深處，就是活生生的戲，字是戲的華麗衣裳。

看戲就是讀書。戲是書的片斷呈現。各種各樣的戲劇表達，哪怕是一曲樂，一段舞，都有它獨特的結構，特殊的意義。戲中的苦樂哀愁，悲歡離合，都是一本本精彩的書。戲的靈魂深處，就是凝結成的字，戲也是字的霓裳羽衣。

讀書看戲，書中有戲，戲中有書，互相幻化，共體共生。

四個兒子的表達和見識中，蘊含着豐富的性格，自然會影響他們的人生歷程，千人千面，一點也不奇怪。

筆記新說　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素人演出

拜讀了本版阿濃老師的「南牆集」專欄《當紅時的智慧》，提到電視劇《獅子山下》的《天生你才》。那是一九八四年在電視分作上、下兩集播映，當時我才二十出頭，但看到故事內兩位殘疾人士：玻璃骨人和象人，他們的際遇令人動容。往後多年，偶爾重看，我仍會感動落淚。煞是慚愧，直到現在我才知該劇集是阿濃老師的編劇作品。

三十多年前的香港社會風氣仍是較保守的。殘疾人士即使沒有受到不公平對待，但要在傳播媒介親自亮相，甚至現身說法參與演出，都不是輕描淡寫的事情。《天》劇的兩位主角分別是岑亮文、王均祥，他們在劇中雖然採用了角色名字，但實際就是以真實個人形象和體驗表述故事。全劇主旨就如末段劇情：二人一起前赴酒樓晚宴，進場時被其他人投以奇異目光，可是二人仍然無畏前行。

在戲劇藝術領域，除了演員的表演技巧，符合角色需要和配合演出目標，也是每個劇目的製作條件，故此不一定要有很精湛的演技才可參與演出。二〇〇五年，古天農以失明社工程文輝的生平事跡編導《伴我同行》的續集，命名為「第二步」於大會堂劇院演出。該劇除了由專業舞台演員劉雅麗飾演主角程文輝，亦邀請了一些真實的失明人士擔演次要角色。舞台之上，正常視力和失明者同台扮演相同類型角色，排練和公演過程都有一定難度。不過，《伴》劇公演後曾有一些意見，批評失明演員的演技參差，致令全劇的整體藝術水平有所犧牲。對此，古天農導演的回應是：「講述失明人的故事而沒有失明人參與，意義何在？」

這相等於近年興起的「素人」演出，即是由沒有專業訓練的演員表演。事實上，演出的心志和動力，也許才是與觀眾溝通的最重要目標。

文藝中年　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焦糖杏仁餅

法式甜品多數華麗繁複，做的人少不了一份使命，吃的人也飽含儀式感。所幸還有更容易入口的Petit Four，雖然名曰餐後小點，但即使不用餐，也能隨時解饞。提到Petit Four，就不能忽略焦糖杏仁餅，在法式甜品的世界裏，它是被名字耽誤的「潛力股」之一，好比一部製作精良的劇集，只因為取了個太大眾太普通的名字，便白白丟了很多觀眾。

焦糖杏仁餅的真正名字叫florentins，有人將它譯成佛羅倫斯脆餅，還有人直接音譯作芙羅倫塔，到今天也沒個統一的稱謂，卻現身於各大餐廳、甜品店兢兢業業地「刷臉」。也因為其貌不揚，很多人直接將它劃為餅乾陣營。不過，雖然沒有華麗外表，味道卻實實在在的驚艷，薄薄一層便已經包含了杏仁、糖餡和酥皮，結構同杏仁撻類似，卻更濃縮精緻，讓人只吃上一口，就回味再三。

有趣的是，小小的焦糖杏仁餅，也是意法兩家的必爭之地，每家都聲稱自己才是正宗。相比之下，意式的杏仁餅跟港式杏仁片頗有相似之處，更輕薄酥脆，在糖漿中加入少量麵粉，上面撒上杏仁片就已成型。而法式的製作工序則繁瑣許多，要先將底層的酥皮做好，再加入杏仁焦糖餡，二次烘焙後才能出爐。雖然不及意式的酥脆，但綿密中充滿了層次感，從撻皮這塊地基開始，慢慢向上層更濃郁的味道蔓延，建構一座大廈當然不能一蹴而就，但也許，這就是留給耐心的額外獎賞吧。

要瞬間的過癮還是延遲的滿足？原來生活中處處都是岔路口，於是才有了這個說法：成年人的世界才不作選擇，我們兩個都要！焦糖杏仁餅大概是最矛盾、最魔性的存在了，明明說好了要脫離華麗，享受克制，卻還是讓隱匿的貪婪發揮到了極致。

食色　判答
逢周二、四見報

試錯不計成本，糾錯成本難計。

漫條思理　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路易十四與凡爾賽宮

但凡參觀過巴黎凡爾賽宮者，無不為其壯觀外形和豪華內籠而陶醉，這是一顆屹立於地球上的燦爛明珠，其精雕細琢之高超藝術獨樹一幟，無以復加。當我身臨凡爾賽宮，站於鏡廳中央時，瞬間增進了對路易十四的了解，他既有君士坦丁大帝般的堅定信念，也有康熙大帝般的馭人術，這個穿着高跟鞋的皇帝崇尚專治體制自詡太陽王，以君臨天下的氣魄，令法國成為十七世紀歐洲的中心。

路易十四為了什麼及經歷怎樣波折，以二十八年時間完成了凡爾賽宮的修建，讀者或可觀看法劇《凡爾賽》，此劇在凡爾賽宮實地拍攝，將當時的奢侈及權鬥盡情演繹。路易十四愛女人，情婦眾多，劇中將之描寫為他治國術的一部分，他通過情婦去結交權貴並打擊他們。

《凡爾賽》第一季中，貴族們應邀遠離封地，帶着身家性命和財富權力來到凡爾賽生活，路易十四將他們玩弄於股掌，或許以官職，或賜予美女，或施以酷刑，或抄家砍頭……路易十四就是這樣通過凡爾賽宮，實現了他做「太陽王」的雄心。

紅塵記事　慕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一、二見報

疫情下時裝展數碼化

暫時看到一些早秋的時裝預告，集中是幾個名牌的簡介，款式一般着重保守的設計，顏色方面略顯深暗色調，像上季流行的啡色，八月來臨的日子裏，預料將會有更多秋冬的時裝展示。

不約而同，今次發布的服飾，有格子外套、格子襯衫，加上格子長褲，真是格子天下，要說格子不是秋冬的流行圖案，也不可能吧。還有窄身修長的褲裝，這些品牌給我們的啟示，秋冬色彩會是走較平實的深色路線。

很喜歡CD的間條上衣，雖然是很普通的橫條設計，但適當的配襯效果下，還是甚具美態。優雅的灰色高訂服系列，灰藍色手袋，皆成為這品牌最新推出的作品顏色。

疫情雖然讓時裝界面臨重大考驗，包括上海時裝周，也因為今年的環境影響而需要延期舉行。上海時裝周是內地規模盛大的時裝活動，每年吸引各地不同品牌參與，但受疫情所限，也不得不把時裝展完全改為在網上舉行。

對各地時裝周的變革行動，究竟時裝周可以用科技取代現場，轉型為數碼時裝展嗎？但實體時裝周的傳統價值，不僅是那麼簡單，有其他互動的重要性，例如設計師可與時尚雜誌編輯直接會談，互相討論設計和製作等事項，這些都不是數碼會場可以取代的事。不過四大時裝周已作出預告，宣布很有可能將會改變舊有的模式，作出新的嘗試。

其實一些業內人士也明白，實際上數碼時裝展與實體時裝展沒有必要成為對立，如何配合兩方面才是重要關鍵所在，未來數碼化應會逐步發展到兩者並存，將來仍會有部分的時裝展以實體形式舉行，不可能完全在網上與消費者見面。

衣尚　蕙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